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范鳴謙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宋寧宗即位朱熹名至闕未幾予祠校書郎項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宫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經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駭異變

甞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

嘉泰二年葉適上奏曰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為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預卜天命最為長久名康公為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沃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為能而以順悅為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

以已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為人主所信下為百姓所愛益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陛下初嗣大寳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輙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為陛下獻天啓聖明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灾疾羸殘目覩斯事不勝感歎臣聞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和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

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為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效其平人臣誰無有已惟明主能使其忘已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間新舊人材復合遂為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絶榮望區區之愚所幾人臣忘已體國宜心既往圖報方來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

嚴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為後先如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愧於卷阿之詩惟陛下財幸

開禧二年適又奏曰臣聞君莫賢乎好士不䘮臣莫忠乎愛君愈厚竊觀自昔人主渴想治功招徠賢俊意好所加不間疎遠而四方之士無不承風延頸爭欲自竭及其既䘮怠忽厭棄視羣臣倏進乍退若鳧鴈去來不復計惜而其臣遂皆喪氣解體消縮畏避往往曰君不

已用時不我容懷自疑之心與不遇之歎矣然則君之好不衰而臣之愛愈厚乃自古及今之難事也臣恭惟陛下天度淵沖聖心昭曠多士彚起衆善類升旬除月召惟恐不及罔因先容多出公論人材可以無遺落之憾矣雖其間固有已進而復退屢遜而不前將用而輙止願試而未獲者而況剛柔異性通介殊方毀譽多端好惡難一要亦未能盡合也固守以待察愛君宜愈厚蓋人臣之義當然臣願陛下益堅至誠不衰往好君門

四闢萬方競進拔擢官使何患之人然非真賢實材不足以賛事業非多聞直諒不足以補闕遺非睦德醇行不足以紀民彝非孤忠峻節不足以勵士操非爾雅不足以飭治學非本統不足以垂訓訥為辨主拙為巧師凡此不同并包兼覆納我洪造揚于明朝信國家之盛時矣臣惓惓愛君終始不移義畢於此惟其狂愚豈逃

睿照

寧宗時余天錫上疏曰臣荷國恩起家分閫旋蒙趣覲

躐玷邇聯時權禮部侍郎曹函實在諫省蓋嘗抗疏謂用臣大驟臣與函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善之敬友朋有責善之道而函遂遷官臣竟污要路函以不得其言累疏匄去夫亟用舊人而遂退一莊士則將謂之何哉函老成之望直諒多益實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儀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則陛下既服好賢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賢之媿帝從之

直學士院陳傅良繳奏朱熹宫觀狀曰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朱熹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任便居住又准送到并免朱熹謝辭録黄一道令臣書行臣竊以為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禄今也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遽聽退閑除目之頒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不能回密旨於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於

已行之後紛紛之言其來未已臣所以纔有所聞一再具奏未蒙報可方切惶惑今此錄黄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累主德下喧士論皆臣之故臣必不敢區區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貼黄臣伏思念若但寵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吝之德莫若留之方慰人望伏乞睿照

宗學博士許應龍論量能授官第二劄曰臣聞量能而

授官此古者用人之要術也夫人之才不能皆全或純於道德或善於才幹優於理民者將畧未必長精於心計者法律未必審校短量長惟器是適則事無不舉分職授任或乖其宜則績用不成故有虞之世能敷教者使作司徒能典禮者使作秩宗明五刑則命之作士諧八音則命之典樂各專一能各守一職未嘗迭遷而互用之故百工惟時庶績其凝而泰和之治亦由此而致奈何後世用人不問德之宜才之稱否既使之治兵又使之理

財方使之理財復使之典獄禮樂之任付之若而人工技之司付之若而人以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為備宜其人材之難為也夫責之以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鮮遂相率而不為故典禮者雖未知禮而不以為媿典獄者雖未知律而不以為歉其意葢曰百司庶府皆然也吾何以知為哉固有才稱其職得以究其所長者至於遷擢或又移之他職矣所職之事茍非其所素習則不得不委之吏故吏得以容其姦而本末源流蠹弊

根穴益有不及察者流獘至此故居官者皆不度其才之短長德之小大朝欲為此暮欲為彼而有不安厥職之心然則為官擇人者其可無以處之乎昔司馬光屢言於祖宗之朝欲博選在位之士使德行者掌教化政術者為守長勇略者為將帥明法者典法明禮者典禮此正量能授官之意在今日所當講明者而或者又曰雖量其能當久其任善於其職者增秩加賞而不徙其官茍數遷數易則心懐去就事復茍且是固然爾然好

進者常情之所不能免儻積歲不遷將有十年不調之嗟從事獨賢之歎怠惰之心必生廢事之弊猶故是則久任之說固未易以遽行也為今之策惟精於財計者必使之理財迨其遷也復以精於財計者代之長於銓綜者必使之典銓迨其遷也復以長於銓綜者代之至於典禮典兵莫不皆然雖不久其任而前後相繼者莫非其才之所長則亦何事之不舉何職之不稱哉今日用人試金科者多處之以刑法之官歷邊事者率付以

邊陲之寄此固因才授任之美意也尤願陛下明詔大
臣益廣此意精加采擇於百司庶府之間莫不各隨其
才而無强其所不能則人人各盡所長復循名責實考
其幽明而黜陟之則庶官無曠當匹休於前古矣
起居舍人吳泳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為天
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
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兹非砥柱傾頹之時
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

明清敬謹者專典刑獄經術通明使道訓典文雅麗則使作訓辭秉節堅厲使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闓爽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

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曾從龍使金還轉官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

致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帳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一二大臣郡守有闕即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絶其請其繳劾彈拄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則民力裕利害常相關故也

御史唐璘召對緝熙殿首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

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處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暱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内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姻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竒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盍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揚綰雖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

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賛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寖極人心愈離也上為改容

韓侂胄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巳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讁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逺郡

侍講王居安奏請明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内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

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幾於薰猶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

侍御史李鳴復論擢任二府之臣當責其實上奏曰臣聞臺諫者天子之耳目宰執者天子之股肱也耳目聰明則四方萬里之遠無幽而弗燭股肱運動則一日二日之幾無衆而不舉歐陽脩嘗謂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諫官雖卑與宰相等葢以夫尊卑異勢雖有小大之殊而關繫一理實無等差之别脩以書遺司諫故不及臺臣然而臺諫皆有言責者也臣以虛庸謬膺委寄惴惴朝夕常有不勝其任之憂故申嚴紀綱自本

臺始臺綱既肅將推之朝廷達之天下使皆井井有序莫重於中書莫嚴於右府命令之所自出理亂之所攸關而閱歲踰時員猶多闕貳公弘化屢以告聞天下事物之衆豈一人之智所能周知朝廷機務之繁豈一相之力所能獨任此非獨臣憂之凡位於朝者莫不憂之非獨位於朝者憂之凡天下之有識者亦莫不憂之陛下聖慮洪深宸章敷渙久居政府者循序而進名自遠外者以次登庸中外聳瞻無不舉手加額而朝儀位序

交章推遜又宛乎虞廷濟濟之風一事而衆美具焉此皆陛下選任至公精神感召故人情胥悅僉論允諧甚盛舉也雖然陛下之選用數臣也非徒為是觀美也必有以責其實數臣之際遇陛下也非但講相遜之虛文也當有以副其實曩者權臣懷引類之私故賢否混淆薰猶雜處今無有矣儻衆正聚於中羣邪屏於外而猶治不加進無益也曩者權臣懷獨運之私故緘默成風模棱成習今無有矣儻居可為之地逢可言之時而猶

畏避退縮無益也慶歷中范仲淹富弼歸自陜西擢置二府仁宗皇帝特開天章閣從容賜問凡所條奏輒見施行其傾心待遇如此陛下之擢任數臣將以有為也可不以是為法乎杜衍謹守規矩仲淹自信不疑韓琦純正而質直富弼明敏而果銳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是四人者當時賢之後世頌之二三大臣之得君將以行其道也可不視此為勸乎厥今機會鼎來事力未裕廟堂之上縉紳之

間諜論略有不同襄閫之和淮閫之戰意嚮迥然各異天下正觀數臣之所以補報陛下者果有何策陛下之所以擢任數臣者果以何能夷夏盛衰在此一舉生靈休戚繫此一時謂宜謹之重之使道出萬全試無一擲此尤第一義也二三大臣任重股肱而臣以謬悠職司耳目股肱耳目誼均一體是用不識忌諱冒貢愚忠惟陛下察焉臣不勝拳拳

臣又聞二府每困於多事而僚屬常病於闕員以闕

少之員臨繁劇之務胥吏環擁案牘滿前目不停視手不停筆十未去二三已報會堂矣精力強敏猶能自出其已見期限或迫不免受成於吏手否則淹延遲頓至有逾數月不下者大化更新積弊當革必也清其務擇其人使官無闕員員無廢事而後可此亦二三大臣所當講行者也

嘉定初袁燮為樞密院編脩輪對劄子曰臣聞天下有一日不可不明者正道也天下有一日不可不用者正

人也用正人則正道明用邪人則正道鬱正道明則黜陟有叙而治本立正道鬱則是非顛倒而權綱紊臣恭惟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網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為治本可立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不便於已有嫉惡之心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面對顯言其姦陛下悚然開納賜坐從容俾罄其説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聖德寛明容受讜直臣時備數學官實親聞之深為天下賀然龜年繼

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於是乎姦心浸長無所忌憚

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嚮

若陛下篤信龜年之忠折姦邪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

雖然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正人端士今不為乏惟

陛下用之爾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要法也言雖忤

意而合於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悖於理斯不忠矣

往年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

忠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益嘗臨朝歎息語輔臣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褒贈溢於常典榮名冠於西清擢其後嗣寘諸班列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奬朴直之士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没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昔天聖中御史曹修古論事鯁切忤宫闈意謫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仁宗深知其忠嘆其用之不盡優贈

以官無子而官其壻察其如修古者敬而聽之自是忠言讜論源源而來孔道輔范仲淹包拯韓琦富弼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趙抃范鎮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直相望於三四十年之間以君德則修明以朝綱則清肅以深仁厚澤則結於人心而不可解忠諫之有益於國豈不明甚伏惟陛下念忠臣之愛君仰仁宗以為法使士氣常伸而正塗常闢則光明盛大之治復見於今日矣且臣聞之風俗無常惟上所導導之以正直

則人心皆趨於正直矣導之以邪佞則人心皆趨於邪佞矣此誠風俗之樞機而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可不謹歟惟陛下留神省察

九年燮又輪對劄子曰臣聞君子為陽小人為陰陰足以干陽則君子之道消中國為陽夷狄為陰陰足以干陽則中國之勢弱是故善為天下者當使陽制陰而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為災兼旬未止此乃陰盛而陽微也君子道消中國勢弱此其證也豈小故哉陛下謹天

之戒敬天之怒則當求其所以弭災消變之策富弼有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人望之所屬者登進而不遺公論之所非者擯斥而不用君子小人粲然如黑白之明邪不害正陰不干陽此誠弭災消變之上策也往時陛下奮發乾剛誅鋤元惡收還威柄登崇俊良天下喁喁翹首以觀日新之政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相率潔身而去忠言嘉謨以宗社生靈為念者浸不如更化之初而諂諛

緘默以順為正自營其私者尚多有之此豈天意之所望哉立政一書實萬世人主用人之法其言曰顲俊尊上帝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然則人主尊天事天之實莫急於用賢其理明甚抱魁傑之器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不獲展盡其所長非天所以生賢之意也一春多雨及夏尤甚霖霪不已蠶麥俱傷且有餘於今必不足於後旱涸隨之饑荒繼之吾民重困而國勢益岌岌矣皆由未合天心所以災

變若此蠢爾殘敵其國垂亡而輒敢侵犯王略無所忌
憚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此天所以大儆陛下
也豈可不推原天意一舉一錯之間益致其謹歟書曰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傳亦云進英俊以彊本
朝本彊則精神折衝陛下必欲今日國勢恢張威聲震
疊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猶沈
伏于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
矣誰敢侮之夫正直之士其言鯁切故人主易以疎諂

諫之臣其言軟美故人主易以親然鯁切者譬諸良藥雖苦口難受而足以伐病軟美者譬諸醇酒雖適口可悅而足以亂德殘虜見侵中國之大病也汲汲治之猶恐不及又豈可遲緩乎以忠言為良藥亟服之而不疑自然元氣充實外邪不能入矣堯舜之聖急於親賢漢高帝之興也納善若不及唐太宗聞馬周之賢召而未至四輩督促古者聖賢之君大抵皆然伏惟陛下毋以茲事為可少緩明詔二三大臣獎拔忠賢不啻饑渴天

下幸甚

三年工部員外郎楊簡上奏曰嘉定元年冬十有二月臣獲輪對三劄奏陳不勝痛切未蒙施行臣幼承父訓毋執已見改過從善臣著于心不忘使臣所言非則何敢固執已見而不改臣自知學以來今行年七十熟復其思無以易此陛下試取臣三劄復觀之陛下虛明如日月之照臨是非坦然且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刻虐不

恤下民怨咨故聚而爲盜近陛下下明詔非不諄諄告戒而羣臣或竊議往往監司亦視爲具文如昨陛下今當行詔旨所言而已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暴不撓之士巡行以黜陟天下之監司守令賢則久任不可輕易知人甚難不可求備畧其小過大過必黜若用臣前者輪對三劄施行之可使羣盜無作羅日愿無變即致治安先正范仲淹富弼亦言委逐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其有異政者就與陞擢臣自習舉子

事業至於今不知其幾思幾慮深念時務條件雖多皆莫先於擇賢久任而後次第可行欲弭寇盜莫先擇賢久任欲移風易俗莫先擇賢久任欲鞏國祚莫先擇賢久任願陛下與大臣圖議勿循舊例自取禍亂力行范富之說及下采臣言以弭禍亂以安社稷若處員多闕少久任則無闕可處士大夫則臣謂所任既賢其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臣不勝為國軫憂不勝惓惓

簡又奏曰臣嘗觀堯舜舍已從人禹以益贊而班師湯以改過而稱聖武王聞旅獒之諫而不諱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曾子曰我過矣漢高帝猶曰吾不如子房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唐杜淹建議而封倫折之淹黙然太宗曰何不申執淹曰臣服其議又何言此不惟當時太宗悅之臣於數百年之後亦深服淹之大公不私到於今念之不忘淹雖有他過而於服義一節臣心服之近代以

來改過服義之心寖衰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後諸賢競議新法咸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恥於改過也故其末流至於小人類進禍及國家今朝廷遇大事必集議大公無我取法唐虞三代臣深惟改過乃聖賢之大德而近世士大夫或未至明白多以改過為恥故人亦不敢忠告臣願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之升擢之力障文過飾非之類波彰明大公無私之正德使羣臣凡百建議不遂非飾辭以服

義為大善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臣深念近世士大夫知改過服義為聖人之大徳者誠所罕見臣不勝念念惟陛下留神大明斯道以幸天下以成大功以垂法萬世臣不勝惓惓

嘉定中秘書郎袁甫上疏曰臣淺陋書生充員冊府幸叨賜對再覲清光此時不言豈惟有負斯心亦且有負陛下請罄愚衷而畢陳之臣聞朝廷諱言邊事非國家

之福也士大夫敢言邊事實國家之幸也雖然邊事外也敢言外事而不敢言內事亦豈國家所望於臣子者哉凡今之言邊事者不過曰將未擇兵未練財未豐爾識大體者又不過曰規模未立血脉未通耳獨不思是數端者其病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四肢而在腹心曷謂腹心之疾規模未立偷安者撓之也血脉未通壅蔽者隔之也將帥未擇忌嫉者沮之也兵財未治欺誕者壞之也陛下端居蠖濩之宫不能盡知邊事則必委諸二

三大臣大臣一耳目之聰明亦不能盡知邊事則必有
諮訪之人朝夕相親之素或得以密窺其機優柔浸潤
之久或得以巧中其意玩視變故動輒揣摩事雖迫切
偷安之說先入為主漸啓荒怠之習而國勢日微稍厭
忠直之臣而人才日靡規模若此自謀不給何暇謀人
陛下儻慨然覺悟痛懲前失庶幾偷安者無所售其說
矣邊塵一起事變萬端自非大開樂告之門何以翕受
羣言之入今則猜防已甚情愫難孚邊境之間妄意揣

度以為朝廷之上真偽不分締交先容者有所奏陳則虛事類指為實孤立寡援者或有控請則實事亦指為虛夫朝廷固未必盡然而疑似則亦有可議比者蜀事初若可駭旋以奏報失實斥免帥守漕臣自此相戒言蜀事者少矣臣得之傳聞方殘虜徙汴之始倉皇奔逸可謂無措而上下之間相與辨論輸寫真情有言必達虜以鼠伏鳥竄之餘尚有博謀並采之意我以朝廷清明之際乃自貽上下間隔之憂此微臣所以痛心也陛

下懍大明公道則壅蔽者無所容其姦矣擇一大帥謀一邊守採諸輿議未必乏才而必取夫平居親倚左右薦導之人益曰如是而後始可信任耳不知至誠許國者無不可信而平居親倚者未必真可信也抱負奇偉者無不可任而左右薦導者未必真可任也謹護風寒之地益有舉朝明知用非其人而莫肯為陛下一言者姦雄竊窺有輕我心敵人聞之謂中國何至於夙負物望可當方面者往往忌嫉之說牢不可破雖陛下亦惑

之矣臣不知為國擇人何苦沮抑忠賢以快忌嫉者之私乎足食足兵有國所重經理圖回夫豈無策今陛下未有弭兵之期而先有厭兵之心好用言利之人而實無理財之術自其厭兵之心先主於胷中是以羣下之言紛然而迎合外飾虛名而內有排正論之實陽言守禦而陰蓄主和議之心兹不謂之欺誕可乎戎帥交賄非無明禁與其懲賄賂之姦不若杜其所從入之門州郡苞苴非無明禁與其革苞苴之獘不若清其所由來

之源今不務為此而日求生財之䇿由是括常平之積取州郡之嬴曰吾將以供軍也竭彼盈此有同兒戲不謂之欺誕可乎臣是以妄論今日之病雖蔓延於外而實根本於内欲鋤其蔓當除其根偷安之根不去則規模終不可立壅蔽之根不去則血脉終不可通忌嫉之根不去則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則兵財終不可治此斷斷不易之理也陛下何不超然遠覽深思内憂有甚外患而日夜講求消弭之方乎我祖宗之御天

下也政事委於中書可謂專矣然必擇公忠鯁切風采著聞者使為臺諫必擇端亮守正敢於論駁者使為給舍天下之事有利有害羣臣之衆有正有邪所當彈者臺諫得以公彈之所當駁者給舍得以公駁之此祖宗戢官邪肅朝綱之大本也今日誠體祖宗之意以行之俾任是職者不捨大而論細不避難而言易紀綱既正百官承休豈復有為偷安為壅蔽為忌嫉為欺誕以惑吾之聽者哉唐太宗英主也魏徵進諫且曰兼聽則明

偏聽則闇甚矣聽之易偏而邪之易以害正也臣願陛下埀兼聽之美戒偏聽之私充元氣以禦外邪正內治以安邊境國勢日張基圖日固以綿我宋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天下幸甚

侍御史劉漢弼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巳三月矣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隂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名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

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

袁說友上言曰臣茲者恭覩陛下學念根于至誠學力期於無倦添置講員增益經史日有定課夕有訪問務為入耳著心之學不為故事虛文之舉中外慶賀如出一辭臣竊惟自古聖王之治其端本澄源所恃以長久者在于親君子遠小人而已惟尚書一經其言此道最為詳盡敢因陛下添講此經得以少述其畧焉益告舜

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言任君子則貴於專去小人則貴於決也禹告舜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又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以言能任君子則不畏於邪佞小人然後惠及於斯民也伊尹告太甲曰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以言不親忠直之君子而比頑童之小人則亂亡可立至也傅說告高宗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以言用賢能之君子則治用私惡之小

人則亂也周公告成王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以言成王初政當去小人任君子則能竭力以輔國也穆王告伯冏曰愼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以言人主左右當選用吉士而毋用便僻之小人也凡此數端載之尚書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為安國家利社稷之本然而自古人主固有始也知君子之可親而終也則移而為親小人者矣固有貌親君子而心實疎之至於小人則貌與心俱親

者矣固有君子以拂意而日踈小人則以順旨而日親者矣固有小人指君子以為黨人主終墮其計而遂踈君子者矣固有毀言日至譖語日聞而君子則以譖毀而去者矣是五者之患豈有他哉葢君子之事君也以正正則難入小人之事君也以順順則易親君子難進而易退故其勢易以踈小人挾智以固寵故其勢易以親君子每責難於君故率多齟齬小人則逢君之惡故樂於聽從唯賢君聖主見善明用心剛知天下之治亂

繫於君子小人之用否為之取捨進退使之各當其所而不相亂別白區處使之各定其論而不能惑唐虞三代之治蓋無有越此者漢元帝用蕭望之其始也亦知親君子矣一墮小人之謀卒以洪恭石顯而衰漢業唐玄宗相姚宋其始亦知親君子矣一墮小人之謀卒以林甫國忠而亂唐室以是知人主之親君子為甚難而尤難於悠久人主之親小人為甚易而尤易於亂亡漢唐二君其明驗大效可以槩見本朝范祖禹之言曰小

人莫不養君之欲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以蕩君心哉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為天下害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患矣至哉斯言其深得小人之用心乎仰惟陛下初政所及動合人心其親君子遠小人固以深得其說矣而臣猶以是為言者誠恐自今以往歷日浸遠時日益異事日益變寧不為陛下長久之慮乎臣願陛下深究尚書一經其言親君子遠小人如是切至鑒漢唐二君治亂之所分觀范祖禹論小人之情狀常軫

聖懷分別邪正外而百僚庶尹內而左右近侍凡忠誠正直之臣道學實德之士此皆君子也願陛下視如手足親如腹心不以日久而浸疎不以拂意而輕厭凡便辟邪佞之輩虛誕貪譖之徒此皆小人也願陛下嫉如仇讎視如草芥不以親昵而偏信不以悅意而愈親堅此聖心守此聖鑒陛下享國萬年而長用此道毋摇於異議毋奪於譖言則尚書一經帝所以帝王所以王端可齊驅而並駕矣臣不佞荷陛下開納其言固常見之

行事玆用感激奮厲盡瀝肝膽為陛下一言唯聖慈留神毋忽焉

知成都曹彥約奏曰臣竊見陛下更化以來拔擢人物寸長片善選用無遺可謂深於愛賢矣士大夫食禄任事思所以報君體國外可以宣力四方内可以主持正論然而緩急之際當饋太息每有人才不足用之患其故何歟蕭望之可使為太傅不可使為馮翊黄霸可使為潁川守不可使為御史大夫人才之於世用要各有

分劑也持正論者未必有吏治行惠政者未必有邊才優於教道者未必有剖決之能篤於孝友者未必有强明之譽鳬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雖有聖智不能加毫末於其間矣漢武帝得人之用冠絶前代史於贊語稱之剖析甚至謂之滑稽者不必責以質直謂之文章者不必責以篤行各有所長大畧可見儻不以其力之可為者而用之以其所不能者而强之營進者常處其所易盡力者常居其所難人才雖盛宜不

足以有用於世也臣自識事以來讀呂公著所為手記具載人物纖悉詳備德履之有可紀政術之有可稱直録其名不載其事其他一言一行稍不可廢則云其人稱其能文某人稱其有守念前賢愛人物如此心甚慕之亦甞取今世搢紳之士筆之簡策求如公著所記者以為凖則將以供當路之所問也比年國事既多薦名亦衆歷數舊編則見於録用者十已八九用人路廣而猶有乏才之歎臣竊惑焉豈用之不得其所不足以盡

其才耶將忌間者撓之而不得以行其志耶如其忌間者撓之而不得以行其志則主盟於上者固當有以任其責若謂用之不得其所不足以盡其才則不為無說矣古人度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省其私以觀其所與試其事以觀其所能與之言以審其所欲教之語以譬其所不逮然後以是事任之以是效責之毀言日至而不置其疑謗書滿篋而不改其度婁敬建和親之議則使之結約者莫如婁敬王恢建馬邑之策則使之擊輜

重者莫如王恢事成宜享其利事不濟宜受其罰載在史冊不一而足孝宗用史正志之為發運遣湯邦彥之為泛使距今未遠猶出諸此不知不測用人之說何所起也開禧倡議復古未必全誤當路者以術數處之其規撫已狹隘矣起武將於散地俾守襄陽臨行問所欲則曰到彼當自知耳輟近臣於禁路俾宣諭湖北臨行請所為則曰飢民與忠義相挺耳及規恢之旨方播而諸將之師已出宣威之命方下而三交河之敗已聞謂

用兵而不厭於詐詐於境外可也烏有共事任事之人乃相與為隱哉今之用人固不相與為隱然使其心腹不得以洞達利害不得以詳告上之所以識之者未盡下之所以自結於上者猶疎則視相與為隱者纔一間耳時方急於用將因得以論將言之臣頃在湖南得節制鄂州討捕軍馬知偏裨之中勇怯之不能皆一也又知其軋於統制統領而不敢有所自言也自準備將以上日引一二輩與之座以觀其情自訓練官以下日引

一二輩與之語以察其技卒然迎敵則擇取其欲行者遣之而不欲者不强也故其被命者皆樂行而其遇敵者皆樂戰然亦如此而已耳未敢見其一捷而以大將許之也自開禧以來外侮狎至廟堂之上莫不以選將為急務士大夫間莫不以選將為至計謂可以為將者則有之矣謂可以為大將則舉天下難之而不敢言也勇而有力者常十一勇而有志者不百一勇而有謀者不千一勇而重厚知國家事體者雖萬億不得其一也

十而有一者行伍也不足問也百而有一者部隊將不足薦也千而有一者可以薦而將百人矣萬而有一者可以薦而將千人矣至於萬億而不得其一即所謂重厚知國家事體者也彼大將者豈若小將之易與哉動而與兵法合謀靜而與前賢合德爵禄不足以累其心中御不足以變其令觀朝廷施設可以知曲直望敵人營壘可以知勝負小挫不足以言辱小勝不足以言功非明哲不足以知其人非信任不足以重其事與其以

常人當之猶不若闕之之為愈也臣常薦人為統制矣朝廷以軍帥處之而不稱非其人不可為統制也臣常薦人為沿邊繁難任使矣朝廷亦以軍帥處之而不稱非其人不可為沿邊繁難任使也謂臣所薦者輕而朝廷所以用之者重雖足以自慰謂朝廷以用人之急而塞其向進之路雖臣亦不敢以為喜也何也中才之人分量有限敢戰之士志趣不等善戰者可以先登陷陣不可與議進取之大計捐軀者可以斬將搴旗不可與

計廉隅之小節其初本急欲用之而其後乃塞其向進之路用人之難一至於此每訪愈下其才愈難擇將之說如之何而可以繼也劉光世童貫之將也為中興名臣韓世忠梁師成之將也其功業烜赫如此今攷絃而用諸將非必擇今世之敗事者盡棄之而後可也用得其道而使之勿疑處得其平而使之勿驕舍短取長庶乎其可耳故臣嘗論之惟天下之至公而後可以來天下之賢惟天下之實德而後可以用天下之賢郤鈌戰

勝胥臣得封陳平計行無知受賞古人用賢之意為天下分職耳豈必自我出而後為得哉丘山合土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願陛下用人之際開心見誠使有口者皆得以盡言有言者皆得以受賞則求賢之路廣矣若乃薦於此者或用之於彼薦之急者或處之以緩於幾事則密矣非用人之實也汲黯見憚淮南寢謀元王設醴穆生委質古人敬賢之意為斯世有用耳豈有愛之而不敬敬之而不愛者哉直諒多聞者必有益於人

便辟善柔者必有損於道願陛下用人之際表裏如一所可敬者親之惟恐不速則用賢之効著矣若乃曲留名德而不用其言包荒巧宦而不忍其去於體貌則均矣非用人之實也有用人之實則公論服無用人之實則志士疑此又衆人之所難言而臣不敢有隱者也陛下寛其罪而加察焉臣不勝幸甚

魏了翁罷督予祠右正言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去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

收名論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體統不一識者逆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馳驅未有大闕襄州變出肘腋未可以為了翁罪樞庭之名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材煢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

韶知泉州又奏曰人主職論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輕授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為是豈專任責成之體哉所言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

從疑畏憂沮而權去之矣
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薦知信州丁黼等狀曰右臣竦
庸一介誤蒙陛下付以外臺耳目之寄嘗竊自誓以為
臧否人物其責非輕倘一毫輒徇其私則內愧此心外
慚物議臣雖甚愚實所不敢往者蓋嘗以公論弗容而
劾數吏矣今部內之官有為公論所予而嘿不以聞何
以逭蔽賢之罰臣竊見朝奉郎知信州軍州事丁黼性
本誠實學有師傅脩身立朝物論素所推許今為郡守

曾未數月循良豈弟之政已流聞於四方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者年天資耿介屐行端莊出自名家老於州縣精明峻潔意氣不衰承議郎提領建康府户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李家性行粹温規模詳縝早親師友多所見聞澹然自持不為苟進奉議郎分差建康府諸軍糧科院楊若行方識遠論正氣平静重自將耻為表暴從政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邁篤於問學副以詞華心術端良操守無玷此數人者雖其職守不同然質

諸衆論皆所謂君子之才非區區擅一長辦一職者之比用敢仰體清朝之意各以實聞伏望聖慈特賜甄擢倘一詞繆妄臣甘伏罔上之誅

德秀又薦洪彦華等狀曰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獘訟職務實繁所賴僚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彦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己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為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曩宰衡之茶陵適值儉歲疚心拊字民無

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効用皆不擾而集諸司嘗以政最剡聞於朝甫及期年以内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為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彦華者若加進用俾究所藴必有可觀從事郎前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彦覃賦性敏明持身潔白嘗為鄂州録參日其年尚少已為吳獵詹體仁所知目以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賑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已休戚臣以

廣德兩縣蝗傷尤甚九月間即令彥覃前往與本郡守貳圖所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區畫多適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比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借留臣謂如彥覃者若寘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不亟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聖慈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甘坐之

德秀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曰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為縣四十有三而號為難治者居其大半盖上供送使為數實繁月椿版帳率多白撰為令者朝夕惴恐惟財賦不辦是憂至於撫循疾苦伸理寃滯往往視為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能於煎熬之中少施寛裕之政不專以催科為急而以字民為心其在臣等所當激勸今采諸物論得十人焉謹具列於左須至奏聞者宣教郎知徽州歙縣馮特卿器資清峻學識通明到官以來孜

孜所職至誠篤實一意在民催科有方不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為盜所殺蹤跡曖昧臣曾委之迹捕乃能多設方畧日夜究心曾未數月罪人斯得姦宄讋伏寃結獲伸考其風績可為本道之最奉議郎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志為善清脩雅淡有儒素之風當官而行不為阿徇廉靜無擾田里安之宣教郎知信州弋陽縣柴景望學校舊人雅有士譽強毅自立卓犖不羣弋陽近歲凋弊日甚自其到任極意爬梳結立義役

以革紛爭賣弄之弊優䘏户長以除科較代輸之苦裁決獄訟一出至公人情翕然稱為賢令宣教郎知信州玉山縣程榆天資靖重心術端良蒞官之初適郡守趙不摭務為苛暴官吏重足而立同時諸邑鮮不逢迎榆於其間獨能弗改常度慈祥豈弟藹然有循吏之風去夏邑境洪水驟至榆方在告力疾而出廵行拊勞不俟申請捐公錢以予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宣教郎知池州青陽縣許溪學問淹該材力强濟池之諸邑曩因宣限

困於預借溪始至官適逢儉歲朝夕勤瘁如理家然既
賞舊逋又免新借邑之瘡痍於是一洗亦賴以少紓蓋
有功於此邑者宣教郎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故侍講
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脩其為邑也心乎愛人用
刑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承事郎
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熗名家之子生長見聞宣城夙號
煩劇熗材力精敏治辦有方務以恩信及民不為苛猛
歲適旱飢推行荒政曲盡其至殄除蝗孽宣力尤多臣

等每因百姓至庭試加訪問皆稱其賢巳決之訟翻訴絶少承議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俞遷老成詳練通知物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為本人甚安之奉議郎知池州貴池縣蔡汝揆廉謹自將精勤不懈奉行荒政能盡其心奉議郎知池州銅陵縣魏執中持身恪謹為政寛和始終如一有可稱者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見聞間有未審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卿而下人品髙下亦各不同大槩主於字民則均在

可取之域故臣等輒效舉爾所知之誼伏望朝廷特賜甄録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妄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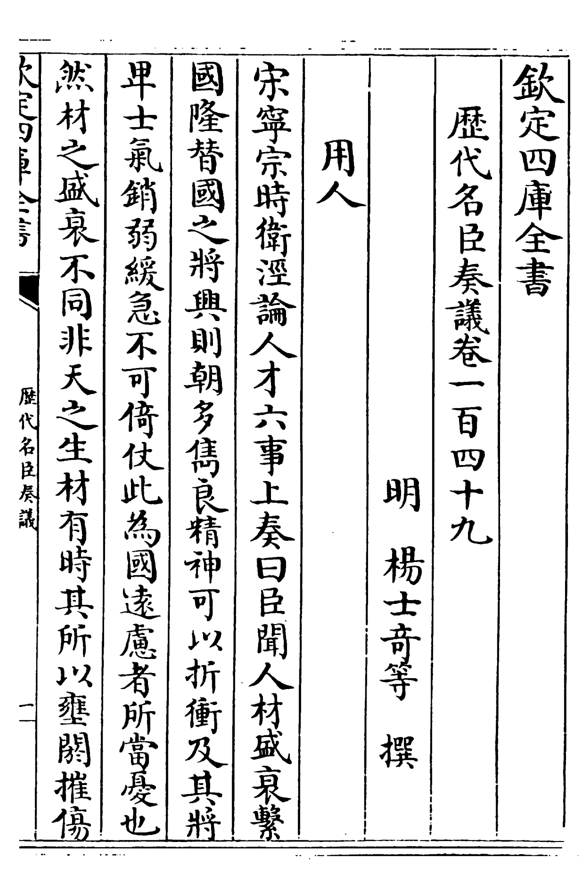
德秀又奏曰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内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為事實所通學術連銜結罪保明聞奏即不以常材備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用仰見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

所以稱塞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蕃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蚤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即上祠請隱居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於詩晚益平澹身雖閑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弟忠信為本蕃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為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既深知其為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朝廷更加察訪如臣

等所舉不妄即乞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教益非

小補謹録奏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宋寧宗時衛涇論人才六事上奏曰臣聞人材盛衰繫國隆替國之將興則朝多儁良精神可以折衝及其將卑士氣銷弱緩急不可倚仗此為國遠慮者所當憂也然材之盛衰不同非天之生材有時其所以壅閼摧傷

之者固非一端也書稱用人必詢於僉諧孟子論用賢必斷之國人葢人材至多非一人所能盡知所可信者天下之公議也公議所與從而與之公議所非從而去之予奪去取一本乎公議則人之賢不肖曉然而易辨矣若捨公議之所在信任左右以為耳目則愛惡毁譽或行其間浸潤膚受有不自覺左右所謂賢未必為公議之所與也公議所謂賢未必不為左右之所忌也其言亦間有合於公議者矣葢欲取信於人主而為他日

不肖者之地也如是則諂諛阿附之徒僥倖獲用而孤立獨行之士無自而進矣此人材所由衰者一也人主之德莫大於虛心無我舜之所以大不過曰舍己從人夫惟虛心無我則可以翕受衆正舍己從人則能取人以為善苟或蔽有我之累無舍己之誠則愛憎任情不得其正鯁亮者未必非忠也而終惡其忤己諛悅者未必非佞也而終喜其順己任政事者據誼執正則以為好異遵守成模則以為稱職任言議者論奏無隱則齟

齬難合少所建明則馴致進用抑不思鯁亮者果為㑹君乎諛說者果為㑹君乎此人才所由衰者二也序進賢能大臣之職也人主不能自用天下之才故舉而屬之大臣大臣進用乖方裁量失平則易其人可也違賢進能之柄不可奪也大臣欲避主疑以為自安之計遂不以明揚士類收拔人物為已任用捨進退惟奉成旨不敢平章至使衡柄旁出進取多門大臣失職此人才所由衰者三也人材固未易徧識伏於疏逺者尤不能

知掄柄者茍平心應物廣詢博採以為賢則用以為不賢則棄借未盡當十得六七矣奈何平居為親故擇官之意常多為國求材之意常少好趨進者以昵己而亟用樂安恬者以疎己而見遺權力多助者不能沮止孤寒寡援者不能薦進守格法則賢愚同滯務甄拔則槩量無準此人材所由衰者四也士大夫之資禀不能皆齊而其趨向亦各異亮直者或易至過抗而安於循默者必指以為沽名剛正者或少所涵蓄而便於容悅者

必指以為矯激私相詆訾浸淫不已遂致人主入其言亦疑其為沽名疑其為矯激也而疾之彼固未免於或偏也就其偏而論之世之容默者常多而剛直者常少人主又不能為之保持所以多者常勝而少者常見沮也此人才所由衰者五也士大夫所以重於朝廷者以去就不苟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後可以守其職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然後可以行其言夫義所當去聽其去非特足以全士大夫進退之節亦所以重

朝廷之職守也若漫然欲去而不力泛然止之而即止去就義乖廉恥道喪是人材之與紀綱上下交壞之也士大夫愈見薄矣此人材所由衰者六也由此觀之人材盛衰曰君曰大臣曰士大夫皆不能無責焉方今明盛之朝固無棄材之嫌而未免有乏人之憂者其來非一日也臣願陛下深惟國家之安危憫惜人材之衰少先斷自宸衷公聽兼聽照臨壅蔽捐去愛憎獎納忠讜然後明詔大臣不私於進退士大夫不私於論議使羣

材並進無摧傷壅閼之患則朝廷之基本鞏固賢儁輩出建功立業無不如意矣此尤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財幸

涇奏舉王觀之狀曰臣聞報國之道當舉賢才舉賢才之道當考實蹟臣承乏江西閫寄首尾已是三年前此並未敢輕於舉賢蓋欲遲之於久參之於衆密加考察庶得其實今蒙恩易鎮行且去此一道官吏之政績敢以實聞竊見承議郎江南西路轉運司主文字王觀之

家學淵深天資更粹往年編入宣幕守荆諭蜀者率賴其助試邑江州德化善政尤多今為江西運管處事極有條理然未嘗矜能以求名持論主於正大而尤知潔已以律下識者皆以為遠器朝請郎撫州通判趙時通公族之英自致名第揚歷州縣俱以材稱貳政天府遇事不苟垂滿而罷或者惜之通守撫州就攝郡事邦人既服其明允又稱其廉平驗之行事允有實政承議郎江南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洪溪風度端凝吏能

整密生於相閥克守儒風自為漢陽簽幕諸司已交薦其才及至試邑黄陂治辦之外又有學道愛人之政今為本司機幕每事明審無不合宜雍容撥煩廉介可敬陸沈幕屬未盡其長朝奉郎筠州通判孫格七閩之秀早拾儒科明習條章老成端介昨來宰泉之同安殊有能聲今兹通判筠陽凡所關決未始留滞宣教郎知建昌軍新城縣何遲策名太學擢第一科初為隆興節推當路交薦其材且繼任成都撫幹諸司亦表其廉能試

邑新城盡起宿弊催科不勞而辦田里無不安之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彭耕名父之子克世其美其才足以強濟其心主於寛平崇仁當累政玩弛之餘耕到官數月治聲藹然獄訟既清財賦亦裕推其餘力猶能廣學校築堤岸以恵邑人通直郎知臨江軍新淦縣趙公括學古入官脩飭廉謹早年甘守遠次務師先達以為文及壯試吏所至去思新淦縣邑素多豪滑公括廉介守法不畏強禦蚩耨而髮櫛之吏不能欺邑以大治奉議

郎知隆興府新建縣桂如篪儒行吏能俱有足取安於平進廉不近名服勤邑事行且受代臣察其聽斷之間並無過舉通直郎知筠州高安縣潘熏生長名家習熟文獻持心近厚律已以廉其在高安安靜不擾而邑事整整有理閭里安之文林郎贛州瑞金縣丞陳景仁奮身上庠遂策名第再轉而為丞劇邑每事健決不避權豪游攝邑寄無不辦治州郡材之從政郎隆興府武寧縣丞連元搽守端温學術該洽贊毗邑政潔已奉公靖

共自將不事奔競廸功郎臨江軍軍學教授徐玠經學脩明文詞贍麗能謹庠序之教務崇義理之文教導有方士類多之已上十二人臣始得之於衆言未敢深信及驗之行事委有實績仍其間多是前後累經監司守臣論薦非特臣一已之私言欲望朝廷特賜審察擢用他時必能效尺寸於事功誠非小補

涇又奏舉滕璘等狀曰臣誤蒙聖恩分閫江右一道十二州之官吏雖不能徧觀盡識然其間學以從政居官

可紀者采諸公論咨加考察今得七人知而不舉臣則有罪竊見朝奉郎隆興府通判滕璘天資靖重學術淹該早為省殿試前名不肯輒干捷徑盤旋州縣逾三十年晚邃班行未究所蘊今通守本府莅職公勤叶贊為多從事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師秀操尚清脩詞章典麗一第二十七年未脫選曹師秀怡然不以介意自叅漕幕處事正平持身潔廉賛畫平允承議郎知隆興府奉新縣潘景伯器度高雅政術疏通三仕於

隆興邦人稱之無間言試邑奉新留心撫字剖決滯訟平易近民奉新之人無不賢之宣教郎知隆興府武寧縣趙善璙資性宏達材諝端良既由門蔭以登門第又中法科以試廷評出宰武寧曾未數月催科不擾而辦獄訟不察而明武寧之人無不德之迪功郎贛州州學教授蔣日宣稟資重厚行巳端良自收科名益進學問分教章貢士譽日隆其誨人以行義為先不專以文詞為上迪功郎建昌軍軍學教授黄宜㢘行粹夷文學醇

茂奮從舍選擢取甲科初仕盱江歲月未久然其教人必以規矩士類服之迪功郎袁州分宜縣尉鄭魏挺學問老成典刑詳練登名前列自當注擬教授魏挺乃能不卑小官屈就尉職出入阡陌戢盜安民廉勤強濟邑人稱之以上七人不惟文學可采亦有政績足觀科名皆在人前職位猶在人後欲望朝廷他時特賜旌擢以為一道官吏之勸

涇又奏舉徐範等狀曰檢準淳熙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勑節文臣寮奏乞令監司帥守各舉其所知不必列銜同薦只乞令監司各公共按舉又准嘉泰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節文乞如後來增剏所薦科目所知廉吏等名目悉行罷去又准嘉定六年八月一日勑中書門下省臣寮奏節文遡者從臣奏請欲徧所知之舉嚴臧否之法乞頒示監司帥臣繼自今凡所舉部內人才與夫所知臧否科目之薦務在公心採訪取其才行卓絶績用彰著者指實聞上八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臣

伏覩從政郎南安軍大庾縣令徐範名父之子家有史材試邑大庾究心撫字居多可紀之績宣教郎知筠州新昌縣事沈鏜名臣之孫脩謹好學游吏民社留心聽斷殊有廉平之稱脩職郎南安軍南安縣令楊洽學問淵深文詞藻贍為令南安平易近民迪功郎筠州軍事推官俞機生長名家優有才具贊幕筠陽事不辭難迪功郎筠州司法參軍詹桌學問醇正父子世科政術通明守以廉介人稱其賢宣教郎知撫州樂安縣董仁澤

早擢儒科兼通世務樂安最為荒陋仁澤興什植僵民
懷其政宣教郎知江州德化縣事林杲克守家法極有
吏能究心撫摩令修於庭户之間民皆便之宣教郎知
隆興府分寧縣事陳元衡奮身名第有志事功律已奉
公撫民戢吏百里安之廸功郎監江南西路轉運司造
船場温良輔識度和平幹才整密處事謹審而有辦集
之能如範等者實臣所知欲望聖慈更加考察特賜旌
擢臣今所舉徐範等九人充所知

涇又奏舉蕭舜咨狀曰臣近者不度疎外輒以一道屬吏之實績冒昧上聞繼而博加採訪密致參考猶有未盡與其避再瀆之嫌而有遺材之愧不若冒三獻之恥而效勿欺之忠竊見宣教郎知撫州金谿縣事蕭舜咨成均高選尋策名第材猷膚碩操守端方禔身無瑕臨政不苟金谿凋弊陋邑實頼其撫摩寛平之實人甚安之從事郎撫州軍事判官彭去非奮由門蔭遂取世科學識醇明器資鯁亮行已有恥守法不阿臨川前後守

臣多資其賛畫廉潔之實人尤稱之迪功郎江州湖口
縣尉陳韡夙有師承蚤收科級務為實學不事空言志
尚既高識趣亦遠儻及其華而用之必能以事業表見
今仕湖口適丁歲饑捄荒有術邑人德之已上三人去
替各已不遠輿論既無間言諸司亦嘗交薦驗之行事
誠可旌擢欲望朝廷特賜甄録以風厲一道之官吏使
居官廉平行已忠實者有所激勸誠非小補
涇又奏舉章琰甄世光乞賜軫錄狀曰臣竊惟用人之

道猶之用器擇人之術比之擇材器不可不及鋒而用材不可不及時而擇及鋒則多利器及時則多良材臣前後薦士已成屢瀆今於所部又得二人其材與器皆堪煩使涵養更久必大可觀然知其可使辦事又當及其英鋭早加收拾竊見承務郎監潭州廣積倉兼衙倉章琢材力強濟識度精明博通舊聞練達世務本州倉官前此並緣久例不免侵漁琢能持身潔廉遂絶此弊郡有亡金之獄累月不得主名臣委之考鞫數日卒得

其實使之剖析凝滯當無留難迪功郎潭州醴陵縣尉
甄世光奮自儒科曉暢民事出入阡陌未始辭勞而又
不事詭隨能自植立醴陵之治理效世光之助為多已
上二人欲望朝廷特賜甄録他日或有繁難任使必能
辦治惟幸朝廷及鋒及時而採取之
巠又列薦徐𥳑朱著留𥳑乞賜甄擢狀曰臣等誤蒙聖
恩付以一道耳目之寄凡所部官吏之庸濁苛刻者不
敢避怨具以實聞悉蒙朝廷施行不勝遠民之幸至於

良二千石治行表表衆所共睹者若知刺而不知舉何以勸功竊見朝請郎權知全州軍州事徐筠學古好脩謹身率下不事表暴力行撫摩刑役清平田里安帖餘事著書有補後學又能崇教化以厚風俗築城壁以固藩籬其他善政不一而足朝請大夫權發遣道州軍州事朱著持身潔廉蓄學醇正居家孝友賦政中和到郡之期雖未為久而豈弟之實信服於民財賦獄訟色色整辦加之志趣端靖不為茍合人品既高政術亦茂朝

散大夫權發遣邵州軍州事留筠存心簡靖臨事寬明雖出相門實通吏道到官以來能於整辦之中不失拊循之實已上三人臣等參之頗審若蒙朝廷特賜甄擢決不上孤使令

涇又列薦薛洽等狀曰臣等竊惟承流宣化其責在守令揚清激濁其責在長吏監司臣等誤膺委寄旣以一路郡守之有治行者冒昧奏聞若及守而不及令何以為字民者之勸竊見奉議郎知潭州長沙縣薛洽持身

清潔涖事醇明謹儉自將不事形跡每月催科僅足則止能藏富於田里不窮民以自豐考之近時可為廉吏通直郎知潭州安化縣趙崇模冑出相門學有家法明練而不好察公廉而務近民安化民獠錯居崇模以豈弟行之無不馴服用之他日當為遠器宣教郎知潭州醴陵縣羅羸為學醇正臨事寛明能於催科之中不廢撫字之政終日孜孜主於愛人考之行事允有賢業通直郎知潭州湘鄉縣趙伯駿恬静有守廉介無華剖決

得宜不事苛察湘鄉邑大事叢伯駿從容治之若有餘地參之輿論委有能稱宣教郎知道州營道縣蔡師仲性資融明器度開爽達於政術每事練詳而又持身廉勤御下有方若試之事任實為通材從事郎知衡州耒陽縣趙彦飭奮由屬籍自致儒科練達吏能不廢學業往時帥臣朱熹亦嘗舉之今為耒陽居多惠政已上六人臣等互加參稽頗為詳審欲望朝廷特賜旌擢以為作邑之勸他日設不如所舉則繆罔之罪臣等所不敢

逃
涇又奏舉李𡷫等狀曰臣竊惟國家分道置帥許以察吏臣子以身報國未若薦賢臣承恩守藩因循閱歳得於考察宜有薦揚竊見宣教郎知潭州益陽縣李𡷫資性和平學業醇茂初任宜春簿領繼爲臨賀教官皆以脩潔受知當路循次改秩試邑益陽適承彫弊之餘力行撫摩之政能脩學校以勸士寛期會以安民獄訟不察而明催科不擾而辦平易近民於鼎幾之從政郎邵

州州學教授陳覿賦資靖共持身端介平昔安分未始
干進嘗從朱熹講學尤以名義氣節為重分教邵陽極
力作成不專事於文辭能誨人以廉恥恬退有守於覿
似之從事郎郴州桂東縣令黄龜鼎材諝疏通器能肅
給三仕于桂陽民懷其惠今為桂東縣令乃昔峒寇所
巢龜鼎雖務懷柔亦不姑息草暴而良漸有端倪還定
安集龜鼎有力焉從政郎道州江華縣令莫价志氣好
脩文采亦富見於議論每事正平江華之在舂陵號為

難治价力行撫字之政不忍鄙夷其民學道愛人价有志焉已上四人在臣部内具有實迹可采欲望聖慈特賜褒擢以厲其餘庶見九重不忘遠之意

涇又奏舉朱端常等狀曰臣蒙恩任使一路雖職不專於刺舉至官吏能否亦嘗考察以備器使今所部守貳有能名者采之公言纔得四五知而不舉是謂蔽賢伏見朝請郎知南劒州朱端常才具優長儒雅飾吏曩守長洲縣事整辦諸司列薦其能朝廷嘗加擢用今守延平

尤有治效撙節郡用置惠民倉庫糴米儲積以助常平閱習禁軍月有按試等第支賞以厲士卒考其施設實有可觀朝奉郎通判泉州何松性資明達政術亦優一試劇邑以辦治稱兩為郡丞以循良著温陵浩穰民吏錯雜屯戍軍兵供億以時彌縫闕決賴以協濟承議郎通判邵武軍趙善𢖍宗室近屬能自奮厲强明敢決所至有聲通守齊安牙税增羨十餘萬緡盡數起解無所欺隱殆為諸郡之最今倅昭武合發上供亦不擾而辦

宣教郎通判建寧府張國均性質篤誠遇事不茍奉議郎通判汀州樓鐩才華茂美所至有聲富沙大府民物繁夥臨汀偏州俗習獷悍皆能協贊其守政化大行此五人者考察已久並著能名委有政績欲望朝廷特加表用以為官吏之勸

涇又奏舉陳嗣宗等狀曰臣聞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在上之令則有勸懲為臣之義第知體國臣誤蒙聖恩付以一路玩歲愒日無補毫分惟有薦賢是為報效

近則親所目擊遠或采之公言既得其人不敢隱嘿伏見儒林郎福建路提刑司檢法官陳駉宗天資静重學問深醇斷獄議刑持平守正處置明允人無異詞文林郎前汀州州學教授孔夢符文學著稱議論英發曾為從臣列薦中書籍記選用從事郎西外宗學教授林士遜風猷醖藉經學淵源訓導有方麟趾化洽宣教郎前知福州寧德縣王克恭學問正醇器識宏遠究心撫字遺愛在民繼之者宣教郎郭伯良器質純厚才識茂明

平易近民催科不擾奉議郎前知泉州同安縣章太蒙學術醇正操履端方政尚中和民惜其去久淹州縣未盡其才承務郎知福州長溪縣江潤祖聽訟有方催科不擾濬河以便民耕脩學以養士類具有實政非敢溢美承務郎知福州懷安縣趙師玘以宗室子能自飭脩撥煩剸劇綽有餘刃宣教郎知建寧府建陽縣黄千里含法優等擢第乙科文學議論可備館閣承奉郎知建寧府崇安縣趙必愿克紹家學奮取儒科抱負不凡實

為遠器從政郎建寧府左司理參軍吳端忠禀資仁恕遇事詳明盡心平反獄無寃濫承務郎知福州長溪縣丞黄以大操尚剛潔政事通明剖決民訟無不平允脩職郎泉州安溪縣主簿王仲龍名臣之後學有本源簿領卑官未究其用廸功郎福州侯官縣主簿黄侑詞學優贍論議有餘廸功郎福州閩縣主簿鄧樞履行端潔通曉事情皆限於特科無以自見此十有五人或懷才抱藝或立事建功片善寸長悉有可録量能授任不厭

其多伏乞朝廷特加旌擢

涇又奏舉陳孔碩狀曰臣叨竊寵榮遂延災疾蒙恩從欲俾奉叢祠縱使危喘獲全不復可為世用拳拳報國之忠猶於薦賢或可自見臣伏見朝散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陳孔碩學得師承行推介潔有志斯世不事空言以其才術無施不可臣項玷從班被旨薦士初未識面得之士友即嘗薦聞已而朝廷博採公言旋加甄擢將漕廣西職事脩舉措置溪峒漸有倫緒再蒙名

用以病力辭遂得鄉部議幕官閑無事誠足優賢朝廷方脩内治且防外禦如孔碩之才處以閑曹誠為可惜臣與之同僚首尾一年益熟其人不能自嘿欲望聖慈特賜改除若内若外隨所委任必有以上副隆指見於事業臣疊犯天威下情無任

涇又奏蔡汝揆等狀曰臣誤蒙聖恩再畀江右閫寄已五閱月日夕搜訪官吏之有實政者已得六人焉知而不舉近於蔽賢竊見朝散郎通判筠州軍州事蔡汝揆

受材膚碩遇事精明昔守貴池諸司嘗合薦其政令為
高安通守公心闔決郡無留事吏民一詞稱之朝奉大
夫前通判隆興軍府事史徥祖優有吏材動守法律三
為郡佐所至有聲隆興滿歸人惜其去考其行事具有
條理宣教郎知隆興府豐城縣事汪綅奮自名門留心
官業材雖強毅政甚平和本府日放詞狀豐城邑大而
訟獨少田里相安俱無間言承奉郎知建昌軍南城縣
事黄以大家世良吏徥親名儒律已廉平示民安静昔

丞長溪臣甞舉其政績今南城邑政過長溪遠甚行且

書滿民憂其去宣教郎知撫州樂安縣事孫起予儒學

吏能皆有足稱一第三十六年人歎其滯樂安獷俗而

起予反著學道愛人之美承事郎知袁州宜春縣事黄

應酉有政有文精力英發初登名第鄉黨稱之宜春劇

邑而應酉兼有催科撫字之譽是六人者臣不惟覩諸

文移之申明而又考諸案牘之剖決不惟采諸士大夫

之公論而又訪諸詞訟之細民委得其實故敢冒言欲

望朝廷特賜旌擢

涇又奏舉留丙楊恕等狀曰臣誤蒙聖恩再分江右之閫玩愒罔功日夕懼惕惟念事君以人薦賢報國尚可少效萬分故於一道之官吏孳孳捜訪其為政有實績者敢不悉為陛下言之臣竊見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事留丙稟資重厚賦政和平雖生相門諳練民事撫之郡計蕫蕫丙到官五月不趣迫而事以辦鎮静不擾田里安之年事以迫若速加擢用猶足以得其數年之力

朝散郎權知臨江軍事楊恕器識沈静學術醇明備更
繁難曉暢吏事到郡逾年臨政不事察察力行撫摩崇
尚教化財計昔迫而今寛訟諜先繁而後簡軍民相安
人稱其賢朝奉郎添差通判隆興軍府事葉澄文行粹
東資性誠慤不以館閣清流而不屑吏事不以耆儒宿
齒而簡畧訟牘每事詳審精力強明有德有才人愛而
敬之朝奉郎通判隆興軍府事俞遷克守家學卓有能
聲昔宰溧水其政已為諸邑之最今倅是邦一力禆贊

郡事多賴之捜剔蠹弊而吏不敢肆灼知情偽而民不敢欺施於内外繁劇之任必有可紀通直郎通判南安軍張清臣生自名門習於吏事揚歷州縣安於平進南安斗壘自溪峒挺變以來民産失耕冒佃而經總制欠額數多幾於束手清臣於闗決平允之餘能條理財賦以無乏供人所甚難者承議郎通判隆興軍府事許袯胄出世家持身清謹存心職業不事表暴到官方及數月其見於闗決者已多可觀吏民信之畧無閒言從事

郎充江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徐清叟學業醇茂奮
身甲科分教當塗鄰境士類從之如歸今茲婉晝悉皆
可行之實守正不阿足為遠器從事郎充江南西路轉
運司幹辦公事方大琮志氣好脩文采亦贍早為南宫
亞選士論稱之主晝漕幕剖決詳明考其行事允有賢
業已上八人者在本路守貳幹官之內考察頗審誠未
多得其間率皆累經監司論薦欲望聖慈特賜甄擢
汲又奏舉范應鈴狀曰臣竊謂國之根本在乎民民之

休戚在乎令臣通者不揆疏外以一道官吏之政有實
績者冒昧敷奏而縣政之卓然可稱者猶未殫舉也宣
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事范應鈴持身清介遇事精明初
任尉於吉之永新屢與郡太守爭辯是非而守常屈崇
仁當積弊難治之後應鈴嚴於吏而寬於民若節非泛
之費蠲罷亡藝之取私謁不行豪猾屏迹不畏强禦實
可大用奉議郎知隆興府南昌縣事趙師陶禀資粹温
持心平正六年嶺外休譽藹然得邑南昌仍在舊所遊

學人情至穏之地師陶善待故舊屏絶請託凡民間爭
訟親自體訪必欲盡得其情而獲罪者皆服而不怨平
易近民允有賢業承議郎知袁州萍鄉縣事趙彦章文
學優長論議公正一第三十五年安恬自若前任本路
提刑司幹官以所得京削遜與別司母老之人今為萍
鄉無非學道愛人之政搢紳樂道之宣義郎知筠州高
安縣事余珪襟度温雅政術詳明生於相家宛若寒素
初入浙西倉幕已有令譽今於高安彫瘵之邑不事敲

朴月觧自辦撫摩小民而獄訟平息上下皆安之奉議郎知隆興府新建縣事邵應祥為學醇正處事寬明分教於衢於徽皆移士論改秩作邑飾以儒雅能於催科之中不廢撫字之政參之公議委有能稱宣教郎知撫州臨川縣事趙崇尹賦姿開爽遇事直前犯險潢池以脫迹阱臨川頗號繁劇崇尹到官未久聲譽甚休能於整辦之中不失和平之政考之行事可謂通材承事郎知建昌軍廣昌縣事滕仲官生長名族服習典刑平進

宦塗多所揚歷廣昌僻在山谷風俗頑獷仲宣一以無事理之獄訟簡寡政譽翕然從事郎知吉州永新縣事潘復擢自儒科精曉吏事前者分教蘄春大得士譽今永新鄰接溪峒加以豪户盤結復調娛得宜强者伏而弱者愛之刑役清簡剛紀肅然此八人者皆作邑有善狀字民有實政為一道所稱欲望朝廷特賜甄録

涇又奏舉吴軫等狀曰檢準淳熈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勅節文臣寮奏乞令監司帥守各舉其所知不必列銜

同薦之令監司各公其按舉又準嘉定六年八月一日
勅中書門下省臣寮奏節文遹者從臣奏請欲復所知
之舉嚴臧否之法乞頒示監司帥臣繼自今凡舉部内
人才與夫所知臧否科目之薦務在公心採訪取其才
行卓絶績用彰著者指實聞上八月一日奉聖旨依臣
竊見迪功郎撫州州學教授吳軫文學俱優恬退有守
始到官舍訪問郡之宿儒率學之諸生親登其門請為
學正提點刑獄孫德輿聞之謂此風不行久矣不待有

求即騰陞陟之薦考其教育動有成法從政郎隆興府府學教授梁致恭學術醇正質直無華奮自膠庠以取科第留意教養每考察士子於文詞之外孤寒無媒諸臺自舉之於其垂滿人惜其去從事郎筠州軍事推官李伯賢生長名家自有植立持身勤恪遇事詳明筠之郡政多其區畫井有條理士論材之脩職郎隆興府武寧縣丞趙公珊奮身屬籍卓有吏能律巳公平持心寛厚武寧巖邑公珊一以和平佐其長財賦辦治人情安

之迪功郎江州德安縣主簿周艮學有源流行無瑕玷
德安邑計彫弊不可為邑宰為之引去艮被檄越丞職
以攝邑事整治半年不鞭朴而財計蘇民稱其賢從事
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趙希楚服習家訓通曉吏道臨
事不苟諸臺多所委任本司凡有差檄究心了辦不表
暴而聲譽著人誦其能迪功郎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黃
之望材具優長器能肅給蚤歲志學有聲場屋奮身名
第留意職業委以事任皆得其當迪功郎建昌軍南城

縣尉黄師稷天資端謹材諝通明於職事所當為者莫不脩舉而猶能裨賛其長以分任邑事求之下寮未易多得脩職郎興國軍永興縣尉趙崇畏材識優長政事勤恪奮身科第抗志髙騫出入阡陌戢盜字民境內肅清邑人德之如軫等九人實臣所知欲望聖慈特賜褒擢

涇又奏舉趙汝誠等狀曰臣近舉撫州教授吳軫等充所知而一路官吏猶有四人焉與其取蔽賢之罪寧受

再瀆之譴敢盡為公朝言之臣竊見奉議郎通判建昌軍兼管内勸農使趙汝諴器資峻拔政術詳明爲丞爲宰當路交薦今倅盱江闗決平允財計辦治人稱其能通直郎知隆興府奉新縣主管勸農公事趙希普賦性開爽遇事雋明敭歷寖多政譽且墩催科撫字皆究其心一邑相安人器其業承奉郎知隆興府武寧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趙師巖智不執方材無滯用雖生屬籍實事儒素租賦趣辦縣務簡寡田里驩然民安

其政迪功郎虔州司法參軍鄭斯立經學通明操行端潔手不釋卷月評所推自是館閣之器淹汨州縣士論惜之以上四人者今舉充臣所知後不如所言甘坐謬舉之罰

涇又應詔舉真德秀等充廉吏狀曰臣伏準尚書省劄子幷吏部牒中書門下省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御筆可令侍從兩省臺諫卿監郎官及在外前執政侍從諸路帥臣監司各舉廉吏可以為表勸者三人疏名聞奏

以備選擢者右臣衰病退老不與世事相接然有朋舊來訪生死因及一二竊聞近來貪吏稍多衰民剋軍一切聚斂民之膏血竭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一揺關係甚大聖天子初政軫念及此特降御筆令舉廉吏以表勸之愛護邦本此意切矣臣知陛下非應故事為觀美而已臣竊謂今日一州一路惟大吏貪黷為甚小吏固有貪者然民之被害尚狹若大吏貪黷民之被害有不可勝言者小吏之廉亦豈無人但泛泛枚舉恐未

足為表勸非明詔之意若大吏之貪者非臣所當言敢以大吏之廉足以表勸風俗者三人為陛下言之臣竊見前知泉州真德秀章Ꝏ二人者天資潔廉操守純固泉南多舶貨賢士大夫間有不免而二人者前後為泉皆於舶貨毫髮無取去泉之日舶商擁道攀送以大香炷餞其行二人者皆卻不受商人無以效其勤持香至郡治曰此吾欲獻使君而使君皆不受吾安可復留以大爐注香於郡之門香聞闔府相與涕泣而祝之何施

而得此於人也傳曰臨財毋茍得司馬遷薦李陵云臣見其臨財廉士大夫平居暇日未嘗不曰能廉至臨財未免有可議而二人者臨財如此可謂忠信行乎蠻貊矣又見前知汀州趙崇模廉介有守不自表暴臨汀大禮年分進奉本色銀二千兩及支犒諸軍八千餘貫兩項共為一萬五千緡例取之縣縣敷之民崇模到任即自於州家抱認嚴戢諸縣敷鹽民咸德之又諸寨土軍久不補刺崇模任内刺百餘人二年所支錢糧自當萬

五千緡皆州郡撙節支遣於民間賦稅日前所欠並與倚閣邦人翕然以為前此守臣葢未嘗有大槩汝愚諸子皆能守家法而崇模賢譽葢高此三人者皆大吏之廉足以為表勸者今德秀已蒙公朝擢至禁從章栜見蒙收召崇模今為輔郡公朝已皆奬用似不待臣言者然臣區區竊謂使大吏之廉者皆如此三人則斯民蒙福邦本益固實萬世無疆之休故特述此三吏之廉節風厲天下庶大吏之貪者苟有羞惡之念必知愧悔若小

吏之貪者聞大吏之廉必皆化而為廉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其關係風俗之樞機實非細事是敢冒昧奏聞

涇又應詔舉李燔等狀曰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吏部符承嘉定六年正月十八日勅中書門下省臣寮劄子奏節文乞明詔内外之臣各舉所知在内侍從臺諫兩省官在外師守監司立以期限不拘資格不拘統屬各許於文臣常調之中舉實才之士二三人其有言行可

稱事功可述並條列聞奏以其所薦籍之中書精加審覈次第選掄儻或欺誣必與連坐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自指揮到日限十日聞奏臣伏見文林郎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李燔經術精博趣操剛方早從師友多士推服分教襄陽為帥臣鄭挺挾私奏劾自是杜門刻志學問不屑意禄仕堂審掌故列屬寺廷皆辭不就尚淹選調未厭師虞宜加崇奬以勵廉退奉議郎前荊湖南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陳元勲文

彩髙華吏能强濟素安平進有志事功方峒冠搶攘宣勞幕府剸裁區處曲盡事宜帥臣曹彦約嘗以功狀聞於朝廷今已書滿以其才力使任劇煩優有餘裕承直郎差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鄭準性資邁衆學術淹該策名儒科通練世故陸沈州縣未究所緼若蒙選擇必有以自見於時臣誤蒙聖恩俾分閫寄自揆疎拙無以補報祗承明詔許之薦舉敢以所知三人者冒昧以聞如熘之學行實堪臺閣之選

若元勲若準俱可備中外職任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
謬舉之罰
涇又奏舉趙崇度等狀曰臣等誤蒙聖恩分職臺閣深
圖報國莫急薦賢今於部内得一二人敢用條陳以備
器使臣等伏見宣教郎知桂陽軍趙崇度家法嚴整吏
事詳明推其惻怛忠誠之心施於拊摩愛利之政桂陽
為郡地險而僻民健以囂崇度臨之以至廉行之以不
擾人自感服舉無異詞即其操履允是遠器文林郎知

郴州宜章縣趙彥扎沉浸詩書被服儒素其父公說在
孝宗朝為賢監司遺愛去思今滿蜀道彥扎克濟前美
不墜家聲令窐山邑政有條理申嚴舊制結集土丁邑
境有備故峒冦之擾止在旁邑而獨不犯其境百姓以
此感之從事郎邵州新化縣令徐簡出自儒家邃於講
學文墨議論能世其傳故施於邑政藹有循良豈弟之
風險俗頑民安其政教善怙惡懼百里知懐是三人者
分處郡邑皆能為陛下牧養小民培植國本況崇度乃

故相忠定公汝愚之子陛下念其父之忠勲諸子多蒙
録用豈待臣等以為軒輊特以職守所在不敢蔽賢如
彦圠如簡則沈淪下僚無蚍蜉子之援若不論薦何由
自達伏望聖慈特賜擢用則三人者必能有所植立仰
益明時後或不如所舉甘坐謬舉之罰
澀又奏舉封彦明充將帥狀曰準行在尚書吏部符承
嘉定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都省劄子臣寮奏節文諸路
帥憲許每歳奏舉可備將材及堪充鈐轄以上任使者

各兩人於奏內聲說或不如所舉甘同罪罰隨以姓名籍之宥府候將帥有闕參以衆薦次第除用如經録用有悞使令撿照元舉官重加責罰以革徇私濫舉之弊十月九日奉聖旨依臣竊惟養之當有素而不可取具於臨時者將才也自頃用兵江淮諸將遇敵輒敗望風奔潰者多有之豈非蓄養無素而取具臨時之過歟臣伏見降授成忠郎封彥明奮身行伍有志事功項在兵間粗著勞効方和議未成時制置大使丘崈嘗薦於

廟堂臣於是時實備位政府宗謂其人材武勇若奬勵
作成之他日必為朝廷之用項因峒寇猖獗自殿司統
制移飛虎軍本以才選偶不諳地利失於輕動遂致敗
衂因此罪斥然其御下整肅能與士卒同甘苦軍中至
今思之謫居郴歸未嘗漸被憂患頓挫當益增其所未
能廢棄之久實為可惜臣一向退閒少與兵將官交接
敢以所知上塞明詔伏望聖慈弃過匿瑕特賜甄録以
備邊場之儲亦激厲將才之一術也臣今舉封彦明係

嘉定六年第一員之數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涇又奏舉布衣胡大壯乞賜褒録狀曰檢準嘉定五年
十一月十三日近降指揮臣寮上言節文方今收用人
材非止一塗然山林畎畝之間懷德抱道不求聞達者
豈無其人願俾監司守臣博加採訪具以名聞無為文
具朝廷審察其實以禮招致從而尊顯之庶幾上有得
賢之實下無遺材之嘆三省同奉聖旨依臣聞君以求
賢致化臣以選賢報國古之道也恭惟陛下聖化日新

上法乎祖宗崇儒重道博選賢俊之意比者明詔有司加惠遺逸責之搜訪俾以名聞且欲考察其實以禮招致而尊顯之雖堯舜之用心大禹之勤求不是過也臣濫分符闔遠在湖湘欽承德音夙夜惟謹廣求精選幸得其一詎敢忘報國之誼干蔽賢之典而不以上達哉臣伏見潭州布衣胡大壯故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安國之孫右承務郎宏之子也抗志高遠制行介潔自其少時已著孝友之稱既長受其祖安國之學於

父宏研究經術博通墳典其持論以明義利為本其立己以尚誠實為要冠歲學成即不事科舉隱居衡嶽之下躬耕自給讀書自娱爵禄外慕一毫不以嬰其心深藏固匿足跡未嘗至城市州縣官必禮於其廬然後得見於是行成於身理於家信於鄉黨達於遠邇邦人敬愛咸慕其道德尊之曰西園先生平日著述雖多而封建論數篇尤為先達推重近時如前帥臣曹彦約提舉樂章咸嘉其行相繼剡上本州以嶽麓書院堂長虛席嘗遣

官吏以禮延致至今力辭未就臣觀其學識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葢亦古之所謂逸民也臣竊聞孝宗朝嘗有詔舉遺逸於是福建諸司以魏挻之之名來上則挻之自布衣名對賜第命為學官又嘗與監察御史謝鍔論郭雍之學皆本於易則雍自沖晦處士加封頤正先生此皆近事彰彰在人耳目者矧自陛下更化以來動遵孝宗成憲至於奬進恬退尤所急先今大壯年踰六十雖曰無求於世而體力康强亦非無用於世者

若使朝廷試加表異俾如魏掞之郭雍輩得以齒下士被光寵於朝不至與草木俱腐則興起人心轉移風俗視孝宗時亦何難焉是以臣愚輒體古人報國之誼不敢泛然論薦而以大壯應詔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之三省斟酌典故將大壯量才褒録或畀之一命而授以在外學官之職或錫之綸誥而假以處士之名庶幾山林巖穴之棄材悉為時用可以仰副陛下求賢致化之意矣臣不勝惓惓

涇又奏舉黄學行等狀曰臣聞事君以人者臣道之大
端薦人於天子者諸侯之職分臣通班秘殿分閫遐藩
圖報國恩所當薦士知賢不舉臣竊恥之臣竊見從事
郎前全州州學教授黄學行識度高華學業醇茂蚤優
舍選從占儒科分教清湘留意樂育鄰境士類從之如
歸餘日著書進而未已守臣曾松徐筠嘗薦其政績文
學近者提刑樂章提舉林行知亦薦其文行俱高臣參
酌公言允有實跡從政郎永州零陵縣令劉用行器資

沈靜趣向端方決科劾官尤精吏事初任真州楊子縣尉克舉其職備著公勤制帥黄度守臣潘友聞皆嘗露章薦其材美今為零陵令勞心撫字已著善聲稽之輿論允謂通材迪功郎潭州寧鄉縣主簿李劉學問深粹器識醇明更化之初於貢闈對策論事剴切知舉樓鑰等得其文以為洋洋晁董公孫之對可為清朝得人之賀既而從臣曾槱何異黄疇若又以其學問淵源文詞秀發可配古作薦之於朝今為寧鄉簿領臣每試之以

事見其剖決詳明議論平正表裏無瑕足為遠器已上三人資歷雖淺文學俱優在臣部內考察頗審況前後各有論薦欲望聖慈特賜甄擢以為館學臺閣之儲設他日不如所舉臣敢辭謬舉之罰

逕又奏舉張聲道張展信廖視乞賜甄擢狀曰臣蒙恩分閫尸位逾年職在藩宣責兼刺舉欲率其屬當簡乃僚竊見朝請郎改權發遣永州軍州事張聲道早擢儒科嘗丞冊府文采學問士論所推自去班行洊更麾節

今為永州留心郡政剖決民訟發擿吏姦撙節非泛之資罷去非義之取如零陵舊有竹稅久已無竹而稅額尚存聲道到任採訪即為蠲放客旅舊苦重征多不入城市井蕭條聲道寬其認額民旅遂通又能捐俸助學勤身率下豈弟之政田里安之識者謂其材堪臺閣不當淹卹遠外朝請郎通判潭州軍州事張履信賦資清謹臨事强濟昨宰巖邑已著能聲帥守監司屢嘗論薦通判本州過滿三考凡事任責未始辭難起發經總制

錢數目浩瀚稱提新會協贊為多其他關決舉無淹滯
持身廉潔始終如一試以内外劇繁之任必有可觀朝
奉郎前通判衡州軍州事廖視器質端方克守家法嘗
任理掾以直去官兩為劇縣治狀稱最衡陽貳郡備著
賢勞承攝永道二州首尾年餘剔除姦弊愛惜財賦一
毫不以妄用代者頼之近雖蒙朝廷差知房陵然其材
術操行宜在激濁揚清之選已上三人者在本路守貳
之内不易多得欲望聖慈特賜甄擢他日必能各以所

長見於世用

涇應詔舉人才舉游九言等狀曰臣承尚書吏部牒準

今月十二日都省劄子節文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

旨在内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不拘文武臣各舉

人才三兩人某人有某才堪辦某事某人有某能堪任

某責並須明著實迹結罪保明仍限三日具奏者臣伏

覩通直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游九言資材剛實不專

意於文藝淳熈間知静江府張栻嘗露薦章於孝廟朝

稱其臨事有斷留意軍伍間事今已三十年更嘗既多

其才益老近任江東撫幹贊畫帥閫區處事務軍民至

今思之但其人過於自許幾有亢訐之累如朝廷棄瑕

録用置之幕府或邊鎮任使必能盡瘁報國有所植立

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錢文子器識弘毅不以科目

自居項繇幕僚改秩宰邑醴陵不畀其官刻意民事撫

摩善良鋤治姦惡盜賊為之屏息豪傑望風戢斂縣計

上供之外沛然有餘及試郡天台振厲風采治民馭軍

寛猛得宜偶嘗處事少差未免矯枉之失如朝廷湔袚簡拔處以繁劇州郡或經理財賦必能彈壓斡旋不至乏事承議郎前通判慶元軍府黄宜世事精練吏道敏强嘗為劇縣財計不擾而辦獄訟咸得其平吏畏民愛前後少見其比嘉泰二年有旨令宰執論薦邉郡守臣謂宜才學優長邑政有聲足以充選縁其資格未及且俾實歴通判得倅四明郡政多所稗補海道利便講之尤熟兼曾在淮郡守官諳悉事體議論可聽儻蒙朝廷

照巳降指揮擢用或别有繁難職任其才蓋所優為臣竊惟朝廷興舉事功方資才使過之時此三人者皆有可用之實不宜寘之閑地今或嘗因廢黜見處祠禄或任滿替罷未有差遣是敢冒昧上塞明詔如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涇又奏舉蕭遵等狀曰臣蒙恩分閫自揆罔功惟念薦賢可以報上今有當官可紀居鄉有譽察識巳熟詎敢壅蔽弗以名聞臣伏見朝請大夫充荆湖南路安撫司

參議官蕭遵材識優長政事勤恪克守家學蔚有文名前宰臣侍從皆舉充著述之選嘗以倅得郡而有恬退之心兩為湖南帥幕深知利便軍民相安人誦其德朝請郎通判潭州軍州事施梠器度慨閎材識明達留意官業備著勞能嘗為淮東倉屬荒政賴其經理為卲陽倅善拊蠻猺再貳長沙闗決平允不事苛擾闔郡稱之朝奉郎通判潭州軍州事姜注稟資温粹持心正平濟美故家飾以儒雅其試邑賛幕俱有聲稱當路交章至

于再四今倅是邦稱提錢會公私流通人蒙其惠承議郎充荊湖南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謝孫筱天資亷謹識見疏通出自名門精於吏事昨任建寧庚屬能區畫茶利及宰浦城能字民發姦令贊機幕曉暢軍務措畫犒賞裨助為多從事郎全州州學教授謝興甫文行華美氣質粹和謹重好脩學術甚正為殿試第五名十年不調今始分教清湘到官以來嚴於教養士子賴其作成從事郎新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郗夢

祥學識該通詞章炳蔚議論守正孝友可稱奮由甲科不自矜耀嘗分教郴陽兼攝倅職隄防盜賊動中事機令待遠次鄉黨稱其材業此六人者皆當官可紀居鄉有譽前後帥守監司屢有薦舉材之有用於此可見欲望聖慈隨其所長特加録用他日必能展效不負選掄涇又奏舉趙綸等狀曰臣竊謂國之根本在乎民民之休戚係乎令令得其人政無不舉知而不薦何以勸功伏見通直郎知潭州益陽縣事趙綸相門濟美具有典

刑天資粹和學識明遂近方吏選試邑益陽綸到官之初寛以牧良善嚴以御彊梗民訟以時剖決曲直各得其當催科先出信由並無重疊追擾一邑之政整然可觀從事郎知潭州善化縣事趙彥揩屬籍老成儒科自奮持心寛厚律已廉平善化為潭州附庸爰自前官縱弛之後繼以貪吏裒斂之餘彥揩區畫有方鉤索蠧弊不事鞭朴財計自裕一郡之人皆以為能從政郎衡州耒陽縣令祝夢良上庠秀發材學優長吏事詳明有如

素習耒陽為衡外邑自比歲盜起鄰境寔調發屯駐之衝民不奠居正資安集夢良到任未久一意拊摩平易近民推為循吏此三人者皆作邑有善狀不負字民之選臣愚欲望聖慈特與甄擢俾就器使以勸循良不勝幸甚

涇又奏辟宋億充潭州通判狀曰臣契勘潭州管縣十二獄訟繁多事緒叢委全藉倅貳相與協力濟辦其有久替畫諾備宣賢勞廉潔著聞士論推服就俾闗決允

為公舉臣伏見宣教郎武安軍僉判宋億資禀粹美學

問深醇奮身科目雅安平進三任九考始脱選階今為

僉幕已逾過滿凡擬斷民訟共稱公平臣自到任以來

見其處事明審不為詭隨持身廉勤不自表暴一郡僚

屬少出其右臣今照得通判潭州軍州事張履信合在

今年十月滿替已辦取接下政鮑華據張履信繳申鮑

華回書稱以地遠艱於涉歷别求便利闕次欲望聖慈

就差宋億抵替鮑華見闕已差下馬相攺替宋億不特

倅貳得人郡事賴以恊濟亦使本路官吏知廉平有守如億者得見知於公朝庶幾寡廉鮮恥之人聞風知慕洗心易慮以趨事赴功所謂崇靖退以抑躁競厲廉隅以革奸貪激揚勸沮之方莫此為急

涇再奏舉宋億狀曰臣二年分閫初乏寸長僅免曠瘝實賴僚佐臣伏見奉議郎前僉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億學有師承行無玷闕靜重能守廉潔不私奮由甲科雅安平進用舉主考第始獲更選以年制所拘

遂授僉幕臣在鄉里已知其賢及來長沙適同王事朝夕相與識察益熟凡擬斷獄訟悉得其平區處職事皆協於理清不矯亢和不詭隨一郡賓僚少出其右臣嘗乞以倅貳奏辟後準回降以不曾作縣難於施行臣實愛其人不容但已乞令再任仰荷俞允首尾四載操守如一臣之拙政嘗蒙助甚多近日滿替咸惜其去而臣又誤叨改畀之命若不再以億之人材政績瀆天聽則實有蔽賢之罪其何以勸來者欲望聖慈察臣斯舉出

於公論特降睿旨試以内外陞擢之職俾盡所長庶幾明時無失士之嗟在下免陸沈之歎扶持世道豈曰小補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九